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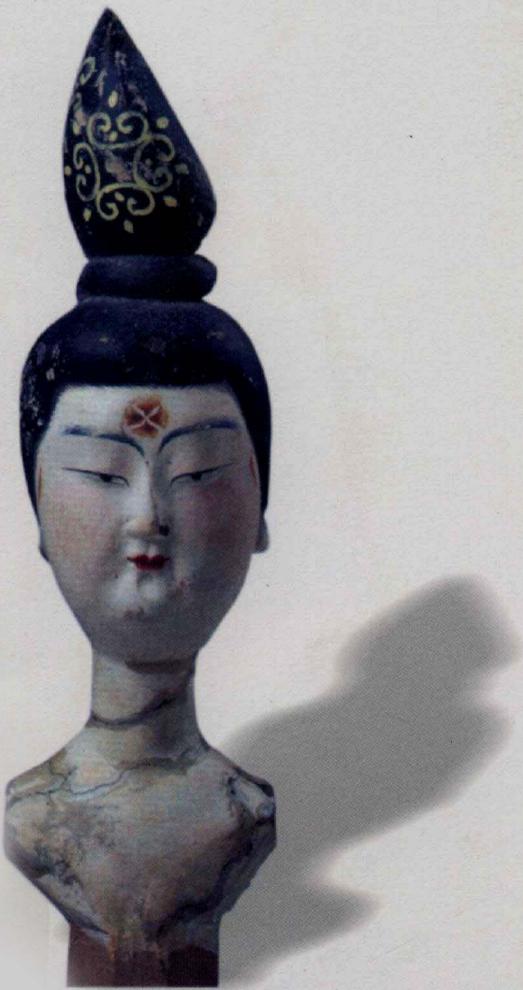
長江文明

第五輯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 三峡文化与三峡人文精神
- 唐代女性头面妆饰文化研究
- 乐山崖墓画像中的孝子图释读
- 试论元代青花瓷的类型与分期
- 巴文化基本问题述略



河南人民出版社

長江文明

第五輯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江文明. 第五辑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15-06809-4

I . ①长… II . ①重… III . ①长江流域—文化史—文集 IV .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498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8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长江文明



第五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长江文明》编委会

主编：王川平

副主编：刘豫川

编委：柳春鸣 王玉 张荣祥

胡昌健 唐治泽

编辑部主任：唐治泽

责任编辑：杨婧

英文翻译：谭晓

编务：张振兴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6号

邮编：400015

电话：023-63679078

E-mail：cjwm001@163.com

目录

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宣言	(1)
三峡文化与三峡人文精神	王川平 (3)
略论中国上古鬼神观念与两汉时期鬼神 信仰的关系	黄剑华 (9)
景云碑额图像考	曾繁模 (26)
乐山崖墓画像中的孝子图释读	唐长寿 (36)
唐代女性头面妆饰文化研究	王麒越 (41)
宋蒙（元）之战中的万州	裴一璞 (58)
试论元代青花瓷的类型与分期	范勇 (66)
巴文化基本问题述略	艾露露 (77)
古代诗人笔下的巴	蔡盛炽 (96)
论张澜对20世纪上半期成都军政实力派 人物的重要影响	谭平 (116)

(封面图片：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代木身泥头高髻女俑，采自《新疆历史文明集粹》)

Catalogue

The allied Declaration of southwest Museums in china	(1)
Wang Chuiping,		
Cul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Three Gorges	(3)
Huang Jianhu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pts of Ghost & God and the Belief in them in the Han Dynasty	(9)
Zeng Fanmo,		
Examination on Image of the head of Jingyun Stele	(26)
Tang Changshou,		
Illustration on Cliff Grave Picture of Xiaozi in Leshan	(36)
Wang Qiyue,		
Research on Female Cosmetics and Decorations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41)
Pei Yipu,		
Wanzhou during the War of Song and Meng (Yuan)	(58)
Fan Yong,		
Discussion on Period-dividing of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Yuan Dynasty	(66)
Ai Lulu,		
Discussion on basics of Ba Culture	(77)
Cai Shengchi,		
Ba in the Description of Ancient Poets	(96)
Tan Ping,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Zhang Lan to Chengdu Military Governors in Early 20th Century	(116)

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宣言

今年，第 22 届国际博协大会将在上海召开，中国博物馆国际化的浪潮扑面而来。以“国际化背景下区域博物馆的开放与发展”为主题的热烈讨论，使中国西南六省区近 40 名博物馆馆长相聚重庆。大家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一致认为，为顺应国际化的趋势，全面加强西南六省区博物馆的区域协作，谋求协作中的共同发展，同意组建“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特发表宣言如下：

——“险塞”而封闭之西南，“自大”而僻陋之西南，已成为永逝之故往。当今的西南，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国际化的进程之中。在国际化的推动下，西南六省区博物馆正迎来又一个建设与发展的高潮时期。

——中国西南举世独具的自然地理条件，雪域高原与滨海低地、连绵山区与盆地平原、干热河谷与温湿雨林、江河纵横与台地丘原，孕育了繁

复多样、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积淀、凝聚了西南本土自然和人文精粹的博物馆，在国际化的浪潮中坚守和凸显地域性、民族性的特色和优势，提高国际美誉度、影响力和吸引力，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永续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加强西南六省区博物馆的区域协作，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西南古称梁、益，地分华阳，星应舆鬼，囿中巴蜀滇黔以至桂藏，自古山水相邻，食货相济，声息相通，习性相近。建国之初，伟人主政西南，谋划发展大计，奠定西南发展根基和格局。由西南军政文教合一至改革开放后的西南经济协作区，当代西南的发展，区域协作已步入全方位拓展的时期。“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的组建，顺势而兴，前景广阔，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认为，地域的、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这一价值评判，仅限于文化资源。西南地区博物馆的开放与发展，必须在依托独特地域、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全球化的视野、创新的精神，勇敢直面国际化的挑战，主动顺应中国文化繁荣的大好形势和环境氛围，积极探索和遵循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规律，为西南区域性博物馆的整体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 22 届国际博协将在中国高扬“社会和谐”的主题。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和谐，国家的和谐，根基在民族和谐、区域和谐。位处长江上游的西南，多为边疆民族地区，西南边疆的稳定、西南民族的和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世界的和谐。“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将充分发挥西南六省区博物馆所蕴涵的地域文明、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秉承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现实服务的主

旨，共同致力于西南的社会和谐。

宣言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云南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成都博物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丽江市博物馆、云南省大理州博物馆、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贵州民族博物馆、贵州民族婚俗博物馆、贵州黔西南州博物馆、贵州遵义市博物馆、贵州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2010 年 4 月 16 日于重庆

(执笔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黎小龙)

三峡文化与三峡人文精神

王川平¹

三峡是长江中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它西起重庆奉节、东止湖北宜昌，人们惯称长江三峡，简称三峡。从奉节夔门到宜昌南津关，峡长193公里。这是狭义的三峡。

三峡工程完成后，按水库坝前175米蓄水计算，库水从宜昌三斗坪一直淹没到重庆江津区，库长600多公里，淹没面积约632平方公里，形成一个水面约1100平方公里的人工内陆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峡水库。三峡水库接纳了上游主流金沙江和本段主流岷江以外，还接纳了嘉陵江、乌江、彭溪河、梅溪河、大宁河等库内支流，这些呈辐射状的支流无疑放大了三峡水库的范围和功能。水库周围所涉及重庆的20多个区、县，湖北的4个市、县，我们称为三峡库区。因为行政管辖不同，分别称三峡重庆库区、湖北库区。三峡库区是一个被巨大的三峡工程扩大的工作空间、生态空间和地缘区域，是狭义三峡的时代性人工大发散。仅重庆库区而言，它包括重庆的巫山县、巫溪

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县、万州区、石柱县、忠县、丰都县、涪陵区、武隆县、长寿区、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区这15个重点区县，加上主城7区（即15+7）。蓄水淹没相关的15个区县面积4.4万平方公里，占重庆市总面积的53.4%，2002年末人口1431.8万，占重庆市总人口的46.1%。如再加上重庆主城7区，其规模可想而知。本文所讨论的三峡，既指狭义的三峡，又指与三峡工程、三峡库区建设相适应的广义的三峡。这比以前有论者所说的“小三峡”（即狭义三峡）、中三峡（即重庆至宜昌段长江）、大三峡（重庆至武汉段或宜宾至宜昌段长江）更有客观标准，更能体现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更符合当下的实践需求。重庆因三峡而直辖，因西部大开发而加速，因城乡统筹而凸显其独特价值。可见三峡工作对于重庆的分量。

三峡库区地处中国大陆的腹心地带，西通巴蜀滇黔，东达荆楚吴越，北接西秦中原，南邻湘鄂黔桂，其地缘优势和战略控制地位十分突出。从经济战略上讲，它处于长江经济带这一当今世界最活跃最重要的经济带的中间关节。从国家淡水资源战略上讲，



1. 王川平，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



它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淡水储备，不仅关系长江流域人群，而且正通过相关工程向其他大河流域人群扩散。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长达70多年的三峡工程论证预备人为把三峡库区控制在工业化主流社会之外，而随着三峡工程的实施，库区社会将迎来一个更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时期。从应对未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战略上讲，三峡库区复杂多变的地理地形优势，亚热带、暖温带气候和它周边的战争支持条件，它与周边地区将是应对未来大战包括核战争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空间。三峡的事办好了，三峡库区的事办好了，将成为我们国家的暖心养胃之所，否则，将是国家的心腹大患，人们应该从中掂出三峡的分量。

二

在保护抢救三峡文物的十多年里，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三峡不但以它的雄奇壮美，成为美丽长江的标志性河段，更以它灿烂的古老文化和绵绵不尽的人文情怀，成为长江文明最华彩的乐章。

这里曾经是海，在印支运动作用下，华南陆地形成。并与华北陆地连成整体，古长江由东向西流向古地中海。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巫山山脉自北向南隆起，切断古长江并使巫山东西的古长江分别向东、向西流淌。距今4000万年左右的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世界屋脊，迫使浩淼的西部之水东流太平洋，南流印度洋，而向东的长江之水冲刷切割巫山山脉，这便形成了长江三峡。三峡是地球运动的造化，是天地、山水共同孕育、共同撞击的杰作。它雄奇壮丽的背景，是大

自然剧烈的天摇地动和不舍昼夜的交相雕刻而成。三峡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自然遗产。

三峡是东方人类的摇篮。204万年前的巫山人和200万年前的建始人，把人类的旗帜插在亚洲大陆。其后，人类从此生生不息。石器时代，率先进入人类社会的三峡先民，创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宗教巫教和原始文化巫文化，巫山、巫水、巫国、巫祭、巫民表明，大巫山实际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高峰。青铜时代，三峡诞生了两个伟大的民族——巴和楚，并建立了巴国和楚国。它们一方面发扬光大了巫文化的共同传统，一方面互相攻伐，最终巴国不得不放弃三峡腹地，而日益强大的楚国虽然与巴国一样亡于更强大的秦国，但灿烂华丽、浪漫、巫气十足的巴文化、楚文化却顽强地改良着硬质、刻板的北方文化。秦虽一统天下，但随后的汉王朝由于其浓郁的楚文化色彩而让人发出汉朝实乃楚朝的感慨。这便是中国南北方文化的第一次全面大融合，也是汉之所以为汉，中国文化之有中国气派的一次集中凸现。

讲到巴，不能不提到巴蔓子；讲到楚，不能不提屈原。这两位三峡人，一武一文，彪炳史册。巴蔓子借兵保国以头谢楚，他的爱国、忠勇、诚信、刚烈的品格成为了三峡人的性格基因。屈原追求光明、以身殉国成为了古今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民、担当道义的楷模。

三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上演过一幕幕战争大剧。最早见于文字记录的是公元前703年巴楚联军击败邓国。公元前689年巴楚开战，巴败。公元前611年，秦、巴援楚而

灭掉庸国并三分其地。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从清江出兵一度占领楚国的兹方即今湖北松滋。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令司马错出夔门伐楚，秦军大船万艘，大军10万，米600万斛，这可能是三峡江面上出现的创纪录的船队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派大将岑彭一路破秭归、战巫山、穿越三峡，夺取重庆、攻占成都，打败公孙述。三国时夷陵之战是在三峡上演的一场著名战争。公元219年，蜀将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为吴所害。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即于7月率大军攻吴，为关羽报仇，并与张飞相约会师重庆，张飞不幸为部将所害。蜀军攻巫山、克秭归，深入吴境数百里。从公元222年正月到六月，蜀军凭借三峡天险，居高临下。吴军且战且退，以逸待劳，集中兵力，伺机决战。公元223年夏，吴国年轻的大将陆逊利用火攻，烧毁蜀营40余座，史称火烧七百里连营。刘备侥幸逃回奉节，在永安宫上演托孤悲剧后病死。4年内，刘、关、张三人相继去世，与三峡一道演出了历史传奇的一幕。其后，晋武帝发兵伐吴，益州刺史王濬率7万大军，火攻吴国设在西陵峡的锁江铁索，直捣武汉、南京。这便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中唱道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汉晋以降，朝代更替，分分合合，三峡就像一位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目睹硝烟散尽而烽火又起。几乎每个末世，割据者都以三峡为天险，拥兵自立，如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太平军石达开。而新朝开立，几乎都有一段在三峡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的征讨史。古往今来，三峡本身就是一部

无字兵书。三峡的山水之险，给军事家们提供了以少胜多的条件；三峡的舟楫之利，使大规模的兵力调运成为可能。三峡的优秀男儿是最好的兵源，三峡的木材和金属是战争宝贵的物资。三峡就像巨大的军事实验场，用不断的军事实践丰富着、升华着中国的军事理论和战争文化。直到抗日战争，它仍然是一道天然屏障，守卫着中国战时首都与陪都重庆，守卫着中国大后方，忍受着日机的猛轰滥炸，为抗战前线输送有生力量，为最终赢得这场民族保卫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讨论三峡文化不能不谈诗歌三峡。初步估计，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有上万首，诗人数千人，其中不少是世界顶尖的诗作和诗人。



本土诗人屈原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又是国际承认的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战国后期楚国人，生于三峡秭归。受三峡山水和巴楚巫风孕育化成，他创立的骚体诗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屈原字灵均，灵者，巫也，他本人是个大巫师。这里有必要讲一讲巫。巫者，舞也，巫字为舞字的字根，指用舞蹈或肢体语言诠释或沟通天、地、人的人。巫者，灵也，繁体的灵字的字根即巫字（靈），指协调天灵、地灵、人灵、神灵并获得灵验的人。巫者，医也，巫字为医的字根（醫），指医治内体，祛除病痛的人。巫者，无也，巫字是無字的字根，道生无，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的意思。屈原正是这样的大巫师。他的某些诗歌写实性地记录了巫祭的仪式、祭辞和场面，而这些内容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因而后人包括中国



文学史把他称作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伟大”称得上，“爱国主义”不假，但“浪漫主义”似乎有点冤。

稍晚于屈原的宋玉则是直接歌咏三峡的诗人，其《神女赋》、《高唐赋》是以三峡为题材的诗作。他俩的差别在于，宋玉尽讲些国王和贵族爱听的，而屈原却充满危机感，讲王公贵族不爱听的，并忠实地记录下当时的巫风民情。

西汉时，无名氏的一首《巫山高》，开创了历代诗人歌咏三峡的先河，从汉代到清代绵绵不绝。据光绪《巫山县志》记载，仅以《巫山高》歌体咏三峡的，从南北朝至清就有46位诗人，其中有陈后主陈叔宝，唐李白、李贺、张九龄、孟郊，宋王安石、司马光、范成大、苏轼，清李调元等知名诗人。

李白三次经过三峡，先后写下《夜宿巫山下》、《王昭君》、《渡荆门送别》、《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上三峡》、《感兴八首》等诗作，尤其是《早发白帝城》称为歌咏三峡的千古绝唱，是才华横溢的天才杰作。

杜甫的夔州诗400多首，约占他传世诗歌的1/3，是诗人旅居奉节两年间的创作。与李白三峡诗的酣畅淋漓相映成趣，杜甫的三峡诗苍凉古劲，叩击胸臆。如《登高》：“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再如《秋兴八首》、《夔州十绝句》、《长江二首》等，杜甫将他的精品诗作奉献给三峡，三峡为他抒发悲凉情怀提供了创作平台。

白居易曾在三峡中的忠州任刺史两年时间，写下120多首诗作，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抒发了自己被贬官的悲凉心情。白诗本来就通俗易懂，在三峡期间，更对三峡民歌“竹枝词”情有独钟，与刘禹锡一道开创了诗歌通俗化、民歌化的改良运动。

刘禹锡于公元821年任夔州刺史。夔州是三峡腹地，“竹枝词”的老家，三峡民歌的故乡。刘禹锡广采民歌入诗，又将“竹枝词”诗化，成为竹枝词的集大成者。他的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诗句流畅，情意缠绵，为古典情歌中的绝唱。

宋代的知名诗人几乎都到过三峡，并吟唱过、赞美过三峡。如寇准、欧阳修、苏东坡父子、王安石、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陆游曾任夔州通判，三峡诗作非常多，还写有著名的《入蜀记》，以日记方式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是研究宋时三峡极好的资料。

元明清以降，出入三峡歌咏三峡的文人墨客难以计数。重要的有赵孟頫、宋濂、杨慎、张居正、王士祯、张船山、张之洞等，进入20世纪，毛泽东、刘伯承、董必武、陈毅、郭沫若等都赋诗歌咏三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鼎盛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五四”以后，三峡诗也形成高峰。三峡的壮丽山川与美妙人文为中国的诗学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竞技场，而名词、名诗、名赋、名文的创作本身构成了三峡新的人文景观。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峡谷像三峡这样富有诗意图、诗情和诗作。诗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影，是一个民族精神境界和教养的评价尺度，是一

个民族对美和善追求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情趣的核。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我们在鉴赏、品评三峡诗时，才能掂出三峡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三峡在民族精神中的分量，才能掂出这份以三峡名义形成的文化遗产的分量。

三峡的悠久历史和丰富人文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三峡库区有不可移动文物近万处，其中国家级、省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千处。20年来三峡文物抢救发掘，湖北库区出土文物7万余件，重庆库区出土文物超过20万件。加上原有的存量，三峡库区有可移动文物约50万件。以上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三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相关课题调查，三峡库区还有1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民间语言202种，民间文学4051项，传统音乐4690项，传统舞蹈243项，传统戏剧208项，曲艺62项，杂技17项，传统美术112项，传统技艺221项，生产商贸习俗113项，人生礼仪95项，岁时节日会143项，民间信仰104项，消费习俗127项，民间知识41项，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122项，传统医药135项，其他54项。其中国家级名录项目18项，省级59项，其余多数为区县级或未定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工作还在动态过程中。三峡库区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既是三峡自然和人文的丰富积淀，又是三峡库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应受到良好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利用。

三

现在有必要对前述进行梳理和讨论：三

峡文化是什么；什么是三峡人文精神。

1. 三峡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的文化。

200万年以来，人类在三峡地区从未停止过生产、生活，创造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并使其代代相传。从打制石器、洞穴居、狩猎到磨制石器、制陶、巫文化、造船、制盐，从青铜冶炼到冶铁，从氏族到建立邦国，从诗歌到征战，从船工号子到建立郡、州、府、县……它古老而充满活力。

2. 三峡文化是在三峡这特定空间由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

在三峡这一特定空间里创造的文化，具有独特性。一是充满对壮丽山川的景仰和对险恶山水的敬畏，充满悲壮色彩；二是人文与山川共同化育，共同创造，具有和谐性；三是不断激荡的江水、不断变化的山川让人群富于创造、富于灵动和智慧；四是这一特殊空间虽然相对封闭，但不舍昼夜的滚滚峡江给人们带来冲破封闭的力量。五是这种文化充满神秘力量。

3. 巴楚文化是三峡文化的根基。

巴人和楚人是诞生于三峡并开发三峡的两个伟大民族，在周朝时期相继建立了国家，先后为秦国所灭。它们共同的文化基础是巫文化，为争夺三峡这一特殊空间或联合或斗争，在三峡地区创造了巴楚文化。一个有关战争的实例是，在重庆忠县发现楚国兵士的墓群，这是迄今发现最西边的楚墓。史书记载：楚得枳而亡。一个关于文化的例子是，在楚之郢都，唱阳春白雪，应和者很少，而唱巴人歌时，应和者三千人，成语云：下里巴人，和者三千，阳春白雪，和者





盖寡。有学者或称巫巴文化，或称巫楚文化，皆不如称巴楚文化为妥。重庆向东有巴楚文化，向西有巴蜀文化，融合而为巴渝文化，既合历史，又合人文，更合当下文化建设之需。

4.三峡文化随着三峡工程、三峡移民和三峡库区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不断更新，与时俱进，是适应三峡库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

宏大的三峡工程，百万以上的移民，超2000亿的巨大投资，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世界目光的聚焦……这一切无疑放大了三峡、三峡工程、三峡地区、三峡库区的概念，也放大了三峡文化的概念。三峡文化在这一放大的过程中扩散、升华、进步、更新，成为库区完成移民、稳定、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凝固剂、润滑剂、催化剂，成为库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库区地跨重庆市和湖北省，为了库区的稳定和发展，客观需要三峡文化的重建；为了实现三峡库区跨越式发展，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科学而高远的目标，更需要新三峡文化与时俱进的化孕和激励。把三峡文化作为三峡库区主流文化来建设，是库区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更是库区未来的需要。

尤其是这一浩大的移民工程创造的三峡移民精神，更是对三峡文化和三峡人文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三峡人文精神，是三峡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从三峡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核，是三峡库区人民依托三峡山水，在历史实践包括三峡移民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它包括：以巴人为代表的忠勇刚烈品格和以楚人为代表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精神；承担大义、舍己为国的奉献精神；与山水共和谐，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及舒畅旷达、激情神秘的文化风格。还包括三峡移民精神，即：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包括三峡移民精神在内的三峡人文精神，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新奉献，必将激励库区的新发展。

三峡库区的主体部分为重庆库区，三峡库区的大部分区域在重庆，大部分库区民众为重庆市民。三峡文化、三峡人文精神与重庆文化、重庆城市精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孕化，形同水乳，难舍难分。在重庆城市精神的讨论、提炼和建设中注意三峡元素，就像重庆直辖、重庆战略和重庆发展中注意三峡因素一样同等重要。

略论中国上古鬼神观念 与两汉时期鬼神信仰的关系

黄剑华¹

(四川省文物考古院 成都 610041)

提 要：远古时代先民们就有了神灵崇拜，伴随着社会的前进，中国神话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对众多神灵的想象和创造，也包括了对众神威力与作用的虚构和解释。神是先民们相信万物有灵的产物，鬼是人死后灵魂进入冥间的化身。两汉时期不仅有主流神话体系，还表现为各地鬼神崇拜的多元化，这对当时的信仰意识和社会风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画像有很多关于神灵鬼怪的画面，从中可以看出，神鬼世界在汉代已有了相对稳定的空间定位。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鬼神信仰遭到了无神论的抨击。汉代的鬼神信仰在葬俗上反映尤为突出，这与两汉时期的厚葬习俗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神话 信仰 灵魂 汉代画像



创造了许多神”^[1]。在先民们的观念中，鬼神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异己力量的代表，又是人们崇拜的对象。面对各种难以预测和驾驭的自然现象，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和心理需求，人们因之创造了众多的鬼神来司理和佑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面对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以及一些异常事件和某些重要时刻，人们只有乞求鬼神的宽宥和救助，并因此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鬼神信仰和民间崇尚习俗，这在古代社会已成为一种最为常见的现象。

我们知道，神灵是神话的主角，早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就有了神灵崇拜。如鲁迅先生所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1. 黄剑华，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2]。在先民们的原始思维方式中，人类的起源和神灵有关，自然万物也都由神灵主宰。开天辟地有“盘古”，创造人类有“女娲”，天上有日神、月神，刮风下雨有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海中有海神，水中有水神，山中有山神精灵。先民们认为这些神灵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具有巨大的威力和作用，尊崇这些神灵不仅能使人们的世俗生活逢凶化吉，而且能为子孙后代带来吉祥安康，因而神灵崇拜也就成了古代人们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慰藉。

伴随着人类从遥远的洪荒时代逐渐向文明社会的迈进，中国神话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对众多神灵的想象和创造，也包括了对众神威力与作用的虚构和解释。从文献记载看，中国古代对神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按照荀子的说法：“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3]；许慎的解释是“神，引出万物者也”^[4]；《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论衡·祭意篇》说“群神谓风伯、雨师、雷公之属。风以摇之，雨以润之，雷以动之，四时生成，寒暑变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恶。四方，气所由来。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



图一 山东微山县两城镇出土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图

也”。总之，神灵具有巨大的威力，操纵着自然界的一切，天上人间地下神灵无处不在，人们相信敬仰神灵会有很多好处，而违背了神的意志则会不顺或受到惩罚。但后来人们又认为神灵中亦有善神和恶神，善神佑助人类，恶神降灾难于人间（同样的道理鬼怪也是如此），所以对善神要崇拜和敬仰，对凶神恶鬼要巧妙回避或设法反抗。

在崇拜神灵的过程中，古代人们又产生了与神灵沟通的理念，于是巫觋与“巫术”便应运而生了。“当时人们的 worldview，就是鬼神充斥世界，鬼神支配一切，人与鬼神共处于大地之上。人类要生存，不仅要制作生产工具，从事采集、渔猎和农耕，也要依靠鬼神的意志约束自己的行动，可见巫教思想是远古和上古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5]。先民们认为，巫觋能以舞降神，能将人的愿望汇报于神并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是沟通



图二 四川郫县出土石棺上的伏羲女娲图

人与神的特殊媒介。巫觋所使用的咒语和特有的舞式被称为“巫术”，虽然巫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奇异的力量，仅仅是沟通人与神的象征，“但先民的幻想却使他们认为这种咒语和舞式能够唤起并能使用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神的力量，依靠唤起的这种神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巫术也就成为古代人们与异己力量进行抗争的一种手段^[6]。当然，巫术在很多场合所起的作用主要还是为了取悦于神灵，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神秘的外在力量为自己造福。正如弗雷泽《金枝》中所论述的，“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7]。世界上各民族的巫术形式多样，由于社会和民俗的差异，曾经历了不同的盛衰过程，但在本质上都是鬼神信仰的伴生物。

中国先秦时期巫术非常盛行，“敬在养

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8]，曾长时期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祭祀活动曾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左传》中就记述，“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灾，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9]，祭是古代禳除灾害的一种祭祀方式。《国语·楚语》也记载，“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天子遍祭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由于统治者对祭祀的重视和身体力行，“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传世文献对巫师沟通神灵的传说和祭祀活动就有较多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鲁迅先生认为就是一部“古之巫书也”^[10]。图像资料对此也有生动精彩的刻画，如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11]，就描绘了巫师沟通神灵的想象。这种崇巫的情形，随着社会的前进，到了秦汉时期才有了较大的改观。此时巫师已不再是社会的主流，祭祀活动也增添了礼法的理念，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多了一些新的观念，譬如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鬼神世界中的折射和体现，以及后来道教的崛起和佛教的传播对中国传统鬼神信仰的影响等。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巫术此时已由盛而衰，但对神灵的信仰依然盛行，尤其深刻地反映在了葬俗上。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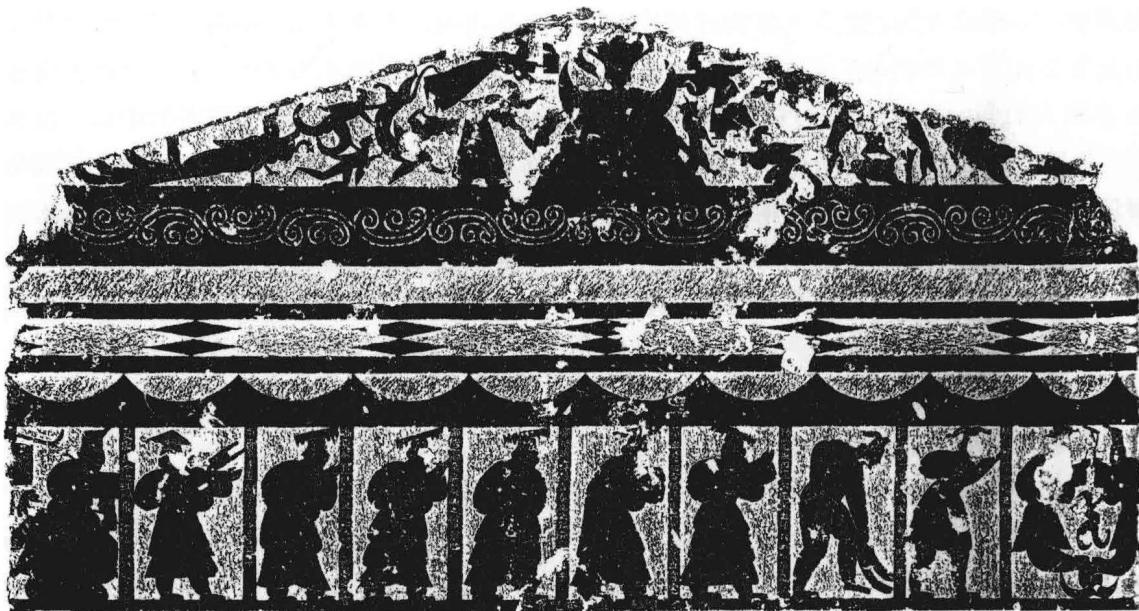
如果说众神是先民们相信万物有灵的产物，那么鬼就是人死后灵魂进入冥间的化身了。按照《礼记·祭法》的说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尸子》也说“鬼者归也，故古





者谓死人为归人”。许慎《说文》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从儿，田象鬼头，从厃，鬼阴气贼害，故从厃”。值得指出的是，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形骸和灵魂构成的，所谓“人死曰鬼”，并不是指人的形骸死亡便成为鬼，而是认为灵魂在人体死亡后才成为鬼。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刘安《淮南子·精神训》中说“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高诱注曰“精神无形，故能入天门，骨骸有形，故反其根归土也，言人死各有所归”。一旦形神俱灭，生命就不存在了。人死了，形体随之而亡，灵魂也就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形态。因此，鬼是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表现形式。正是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形成了古代鬼神信仰的基础。

那么灵魂又是什么东西呢？《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北周卢辩注曰“神为魂，灵为魄。魂魄者，阴阳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气上升于天为神，体魄下降于地为鬼，各反其所出自也”^[12]。归于天者便为神——所以古代有祖先神之说并衍生出祖先崇拜的观念，归于地者便为鬼——古代因此而有了鬼的观念。古人也有认为魂魄一起转化为鬼的，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强死”是说不能善终，“淫厉”是比喻恶鬼，意思是说如果普通男女不得善终，魂魄就会变为恶鬼。所以“鬼有所归，乃不为厉”^[13]。可见古人不但认为鬼是由魂魄变化而来，而且认为鬼有善鬼与恶鬼之分。恶鬼多为未得善终者的灵魂所化，会专门与人作祟；善鬼则能



图三 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中的各种神话人物